



近思錄

子

服部文庫
117
289
1



982
1

117
289
1

進近思錄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
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
揭民彝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
鄒軻既沒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
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
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宗星聚文
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



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
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
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
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
方暨處已治入之道破異端之扁鑄闢
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
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
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

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太旨本乎朱氏
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
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祇欲
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
之尚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
祀表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

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閱，卽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間固將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爝之微，仰禋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主七六經。

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于旨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日

朝奉卽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

臣葉采 上表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荷與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通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

沿沂太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
公採撫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
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
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
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固不精覈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
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

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
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
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
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
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關略者乃出
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稱明備以
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

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翔
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
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
建安葉采謹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
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
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
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
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
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
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
用力二卷總論爲學大要處已卷

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

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七卷治人八卷論治九卷論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警戒十一卷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二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

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

繫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
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
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
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
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
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
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
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

願世爲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二十里
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
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

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

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宜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幹字，直節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字，子晦

近思錄卷之一

新安朱熹

東萊呂祖謙

編集

建安葉采集解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

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

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二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平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陰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天太極

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抵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
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
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
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分之所以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
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
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
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
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
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
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
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
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
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
待之中妙用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大極則一
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
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講其生
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木木陽也火金
陰也以氣而講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
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
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

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日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日五行之生也蓋一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日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日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
陰陽一大極也
大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

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大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大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疑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也圖說蓋本諸此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

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八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
道仁義中而主靜本注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

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

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
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
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
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至夫太極之道
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
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
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
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
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
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

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
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
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
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
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
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
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
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尤重
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
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
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
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
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
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
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聚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及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

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大極易變易也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大極至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大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大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

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

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

信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

之性朱子曰性者獨得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於天安者本全於

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

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發微不可見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曰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

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

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伊

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

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

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說見中庸

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

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

近思錄卷一

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

有指體而言者

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

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本注云感而遂通也

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

天者乾之形

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

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性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

夫天為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怠

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

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極而言之言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

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在乾卦象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
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
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
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
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
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
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
○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
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
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天
辭遂斷制是非二者方成得仁之事○天
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詔勅性猶職任天以此

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
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
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
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
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
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
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

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而成下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取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十月於卦為坤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

人不言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豕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

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

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一○天下之理終而

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

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也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

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人性本善有不可

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其理與氣而成

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

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

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

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啖戾而不信乎善是皆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諍足飾非則其大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真下愚耳

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刑而後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者為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動靜相推陰陽密

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
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
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可
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
子曰動靜相生
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
理則無序而不和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外逆而
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
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
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
不盡分處
遺書下同
○分者天理當然之
則天之生物物理無虧欠而人之

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
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
子貴精察而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
カ行也

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說見乾卦九二
文言發乎真心

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
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
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
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
所以對越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
在天之義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

謂之教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

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

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

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

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

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孟子去其

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浩然盛大流行

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而生本浩

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

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

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

在天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者也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

下不過如此

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

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

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

在天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

也

說器亦道道亦器

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

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

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

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但得道在不繫

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

今與後已與人

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

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

拘人巳古今無往而不
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

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莫非巳也認得為巳何所不至

若不有諸巳自不與巳相于如手足不仁

氣巳不貫皆不屬巳天地萬物與我同體

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

所隔截則形骸尔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

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痲痺故博施濟

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巳欲立

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也巳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說見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

以是言仁未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

之欲無異巳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巳

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

此可見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

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

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

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有見孺子將入

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生之謂性性即

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

理因具焉是之謂性

性與氣本不相離也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為然原是性 稟

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 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也 子越椒始生人知其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

必滅若敖氏之類 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 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

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 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

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

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 蓋生之謂性

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 人生而靜以上

是性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

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

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

矣所謂在人曰性也 凡人說性只是說繼

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

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

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

近思錄卷一

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性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

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抹奪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

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字是性
 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
 日相對而生此以其甲此理天命也順而
 言則日相對各自出來
 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
 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
 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
 事言然其所以脩之
 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
 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云周茂叔看○造
 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傳
 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
 此即周子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
 般是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

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淳
 粹未散最好看及榦

葉茂盛便不好看人并時休惕惻
 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

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
 猶軀

殼也惻傷懼也隱痛也人之一身惻隱之
 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病癢觸之則覺由是

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
 隱之心矣○朱子曰彌滿充實無空缺處

如刀割著亦痛針劄著亦痛○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

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

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陰與陽對動

與靜對以至三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

者天下之太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

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太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注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

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

○凡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

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

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

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

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

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

不中矣

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

利天下而亦為之揚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者隨時而立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物各有所安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

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

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

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

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

禹之治洪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太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李邦直

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
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
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
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
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
是著力去做○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底故曰其次○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沖漠未形而萬
理畢具即所謂
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
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
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
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
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如百尺之木自
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

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塗轍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
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
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
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
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
轍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
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
只是二條路○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
從源頭下來○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

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圓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濶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

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始至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始至消而為姤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
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
 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
 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者仁者愛之性愛
 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
 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
 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
 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
 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
 示人欲使公流而遞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問仁與心何異
 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
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

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

研窮之云三歲得之未晚也訓者以其字
義難明故又

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
 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
 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
 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
 道至大包含乎二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
 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痒痲疾痛觸之即覺
 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
 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入

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
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人也○朱
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
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
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
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
意通○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
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
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
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
後惟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

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
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
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
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
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
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
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
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
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
非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
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
謂之非心但有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
善則非心之本體

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
流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
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
善性本乎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
善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
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
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
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
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具實有是四者則謂
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
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
○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
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上分旺於
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心
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
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
用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
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
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
箇活底物○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

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
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
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
同○塊
然盛大氤氳之義塊然太虛周流上下且
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
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
而立故曰始辨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
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
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
道體之流行故
日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

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

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雜揉疑而成形者人
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

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太經所以立也游氣
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
循環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

事而無不在也

宋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
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

仁做出來謂事事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

非仁也

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
文之大小無非敬懇惻之心所

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
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王往通也詩太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

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

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

反之謂鬼以其歸也物自少以至壯氣且

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月至而伸故曰神

語尤精○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

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

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

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

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

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

故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

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

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

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

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

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

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心統性情者也語錄

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簡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

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方此言入也

近思錄卷之一終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類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

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矣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

望也字本作瞻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

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

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

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朱子曰此

言士希過則聖及則賢小及則亦不失於賢也

今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

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

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務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

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共其用無窮矣

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

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

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面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伊川先生曰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

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

功則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為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

以能通于道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

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

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

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形既生

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

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

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

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

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

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

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情既熾而益蕩其性

於人而欲本乎已也正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

邪僻枯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為情然情炎

于中未流益蕩則反我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

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

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反是枯猶桎梏

謂拘繫而暴殄之然學之道必先知所養然後力行

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往○朱

子曰明諸心知

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
日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
行並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
進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
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
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
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上文言所以
誠之之道也信道
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
朱子曰造次等遠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
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

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
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二者故信之
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
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
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
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
禮邪僻之心不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
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
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
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
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
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
中庸子曰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胸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胸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已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已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

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
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
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夫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且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
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
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
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

顏子所好異矣

文集 ○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

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

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

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

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

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

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

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

一貫何問乎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

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

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

二本則又焉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

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

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

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

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

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

夫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
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
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
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
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
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
何往而不帝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
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

也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
明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
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
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方之不足而亦
有不_レ可得_レ而
除滅者矣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
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
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
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
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

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足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自利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自利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易要之曰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

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朱子曰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與其非知為其鑿也此說物求而順應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自私自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聖人之喜以物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
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
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
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
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聖人未嘗無
喜怒是未嘗
自私也然其喜怒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
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
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
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
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心則
公觀理則順○伊川
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
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
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
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為
為耒耜
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
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

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寡後之而理無不該亦不以多言為貴也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末流於邪偽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

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爲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二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左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以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是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一事

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
 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
 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
 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
 智者知之至明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
 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
 下同
○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
 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
 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
 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

也始終條理之
說詳見孟子○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
 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
 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
 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
 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
 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止而無回撓
 之私然義之用達於
 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
 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
 交養其德自然
 盛大故曰
 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
 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
 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

也行○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為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無邪偽矣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徃徃則妄也故無妄之豕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徃徃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徃○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

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太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且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
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
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
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
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
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
初為拇二為腓
三為股五為脛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
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
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必
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

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
請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
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
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
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
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
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又取四為感
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
感惟虛則能感人也之應其理亦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
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
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
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
來者私

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
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
而其所以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
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
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

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

勉乃自修其德也 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
險難之道自省其身而

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
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及躬
之學雖遇艱阻亦

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

動則明無所用 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
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

安之如日盲之人動則不知其所如也非行
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
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 說見論語釋往來紉繹也學者於
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驟義

理久則浹洽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

可樂也 善有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
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為善

之意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

君子 經說下同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雖
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

其在我而已奚愠焉蓋自信之古之學

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

者為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者為人欲

見知於人也說見論語為已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已非為人

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為已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莊善且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

義利便是生死路頭○伊川先生謂方道

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

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

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

積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

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

粕耳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積所

其珠說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積而還

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

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

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

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明道先生

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

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

心只是為偽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

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之將以立實德也

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居業明

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修其言

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

非徒事於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

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

業之所就且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事

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

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

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

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

而不
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

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

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

知有志於道懇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

知之避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

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孟子

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

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

須是學顏子本注云 ○明道先生曰且省

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

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

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

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

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 ○學者識

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

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

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之精養之厚

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己有則吾心所

近思錄卷一

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
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

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

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

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

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

行之亦須量方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

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識固不可不以遠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

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相處非獨講辨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

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方得

心不開濶則規模狹陋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

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

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

而慮惠深察理密而制事審 ○朱子
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

也竟以魯得之

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

能深造乎道也

識為玩物喪志

本注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穀云掌見顯道先生

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踈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

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緊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入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並明道語○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退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鎖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

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

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

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

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

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

舜投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

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

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

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

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

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

則亦非矣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

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

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

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

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

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

渠之言始為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

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

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

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

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以為暮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
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
容自得存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
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
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
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
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
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
規模大開更縝密察節齋曰點○根本須
之意欲止開之意左進而未已**根本須**
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止所
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
深厚然後立趨

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造○朱子
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
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
敬主乎
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
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
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
為物慾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懈意**
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老而衰學問
則義
理為王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
則血氣為王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人**
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
之勇○**學者為氣所**
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大不剛則
義理不足以勝其氣

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
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其志

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詳見十四卷義之利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

孫思邈曰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

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朱子曰志不立則學不進心不專則智不圓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而明疑者忽然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著意強為非真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

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

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

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已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小及遠則心德存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

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以上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也說並見論語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查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忠信所以進德修辭

近思錄卷之三

○三

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者坤道也乾王健王動故進德脩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

主順王謙故敬直義○凡人才學便須知

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學而不小知

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知得力之地則

則何以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階其淺深必各

有所自得不然未○有人治園圃役知

嘗實用力於學也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

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

已為入之道也

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

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

○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朱子曰四者皆

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

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

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

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

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

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

矣故曰徹上○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

弘則無以居之

本注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

也弘而不小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隘自賤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

厭飲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為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

厭飲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杜預字元凱作春秋

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備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

徃徃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認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

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言偃字子游上商字子夏

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

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

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

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九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

人資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二者皆非

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

真積力久而得之也○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

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

已故大公而至于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仁之

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

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榦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

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仁克己復禮不登一毫之私豈非公平親親在民而無一

物之私乎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

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

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

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

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邇莫不闊步及到

峻處便止須是要剛夫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

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

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

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知真

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

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

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

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

勉焉學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

○古之學

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

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訓爾雅有釋訓釋

詰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誥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

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

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

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人所以參天而並立者

惟此心為之主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癡

文似相如殆類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

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

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呂大臨字與叔張程

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術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優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上之意心齋說見莊子

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

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

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聖人道全德盛非有

意於為文而文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

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 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

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

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且如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

章之文也 說見賈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

理以進其知一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 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者亦互相發 ○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

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

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

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

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

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

生者人之所為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

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
在事義在心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
心之別○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
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
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南
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
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
集義只是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
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王敬
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

其義然專言王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
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夾取舍
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且如欲為孝
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
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
能盡孝道也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學者須
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
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

即利是心 ○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

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

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

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

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先難者存心

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闕克己之九而不

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

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

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日所

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

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

哉前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

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

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

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說見論語聖學者

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

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

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

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

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

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縱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

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而明行以靜為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學莫大於知性具之大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

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略而不審則無以夫疑而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關其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

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

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

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序

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標

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藝學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

○尹彥明見伊

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川後半年左得大學西銘看

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

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已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獨除氣質

○有人說無心伊川以為學問根本也

近思錄卷一

三

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苟欲無心則必一切

絕滅思慮精不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在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

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

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害者也

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

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鍛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之心

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

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

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

人執著一邊

朱子曰蔡因有發於明道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

何慮之類皆是隘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

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

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

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勉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與氣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操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

乎本然之善。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

不可變者獨死生倚大而巳。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

性此問學之極功也。學至於此是則查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

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大其心則謂雖愚必明雖弱必強者也。

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

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

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
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
已相關便是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有外之心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能全其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
而非天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
與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
不相似

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

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

似矣
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
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

絕聖賢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
之道謂自始學以至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
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
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
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
於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
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
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味必出於
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
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上
更言此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上
達乎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說見論語及
天理則所趨
且以高遠徇人欲
則所趨且以沈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

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
性之非已也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
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
天也又能守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
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
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
成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於
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
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
者常存乎疾疾以此繫辭曰困德之辨也
辨明也人處患難之

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
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
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
謂術之智疾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

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非先王
之法言
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敬行
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
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
此言君子無往
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
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
曰天
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
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

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
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
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
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故指而言之
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愚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
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日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
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
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
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
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
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
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
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
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
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
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
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
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
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
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
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
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

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太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

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
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
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于時
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
日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
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論天
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
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

者世濟其凶，擯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矣。故謂之肖。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孝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頴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晉英材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道而警豐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充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富貴福澤將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

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類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

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存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

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

完備乃仁之體也

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學者

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
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
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
於大本一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原之妙矣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
蕪萬物而無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
私天德也私天德也
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
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
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
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

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
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實無
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已
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
理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
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
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
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

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
地爲父母萬物爲一體是理一也然而
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
也若墨氏或於兼愛則不然並施而無
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
並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
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
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
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
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个
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
面亦便有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
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
有理一分殊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
在其中矣

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
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
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
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
其施愛之宜
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
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
爲仁之左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
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且彼欲使人
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太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此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

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

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

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

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已之當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

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

智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患乃故為也

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

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

儼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

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

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

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

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

累其身

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

稜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

稜愚曰東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

塞而不知訂頑主仁而義

在其中心稜愚主智

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

乃進而不可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

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

○說見論

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

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則德

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

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

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

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

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

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放此

○橫渠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音字巽之朱子曰橫深設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而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或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

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任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遏此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且見其進也

說見尚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

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為學之

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

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

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

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也由學問

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且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

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 每日須求多少為

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

且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徒為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言往行之言行

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頃閑度

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

馳德性曰樂
問學且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

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天地以生
生為心聖

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此為天
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

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
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

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
小成所在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

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

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

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
一副當世習便

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學禮則可
以消除習俗之累又

有所據依而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

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太易曰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
人之德

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心求
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

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

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

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耻於

下問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

不知而已○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

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

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

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

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

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為學大益

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實於學正欲

偏駁不殫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

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便○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是教人變化氣質○文不密察則見理

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

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

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

是未嘗實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

用功也○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

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無

處而不在而不達心小則福急固陋無所

為病也○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

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人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怠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怠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合內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合內外者表裏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一一致就己而為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體合人已而為言也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

事是代大匠劉希不傷手也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于道矣○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鬻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學未至

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
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
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
術之源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
終必流於邪論
不求益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
庶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
固為蔽覆恐人之知
有人不肯言其道義
是則非求益者也
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
說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
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
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

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及躬者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
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
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
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
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終



